第一章

劉星辰

如果有末日，會不會就是這樣？

路面全都被炸到滿面瘡痍，水管破裂造成淹水，被炸翻的汽車因為油管破裂而爆炸，行駛中的機車甚至被炸到了房屋二樓的屋簷上，煙硝和難聞的化學氣味四溢。一瞬間港都有部分地區陷入黑暗，斷電的住戶在十幾層樓的陽台偷覷，不清楚狀況的人們，以為是沒想過的戰爭就這麼展開了，戒慎戒恐地望著天空，以為是什麼炸彈投來，才造成火海蔓延。

爆炸的威力連十噸重的消防車都能被炸翻，僅僅一瞬，還在排除狀況的消防員，就這樣沒入火光之中，生死不明。

本該是安歇的平日夜晚，整晚不平靜。

天亮了，曾經朝氣的上下學路段早就不復見，熟悉的道路、熟悉的店家都成了碎石堆，淹的淹、倒的倒，在撤離一整晚後，有些人的家是真的回不去了，有些人想再見，也見不到了。

週五的早晨，港都的黑夜並沒有迎來黎明，而是陷入更加絕望的哀傷中。

劉星辰早上六點多醒來，她的手機的未接來電，光是督導打的就有七、八通，從深夜打到清晨，看來是整夜都沒歇息。她一向不「敬業」，不搞什麼 on call 那招，晚上十一點就寢後，手機一律關靜音，她沒有想到安睡一晚起來後，她熟悉的高雄早就變了。

她並沒有慌慌張張地回電，而是像平常一樣，從冰箱中拿出蛋餅皮和鮪魚罐頭製作早餐，泡了一杯濃度比平常濃兩倍的咖啡。

她身為脆弱家庭的一員，發生這種市級別的災難，脆家一定會被分派去救助受災戶，無條件加班是一定的。所以在還沒人聯絡到她的情況下，她決定把握這一小段時間，當成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她邊吃早餐，邊看著各大新聞台全部都在報導這起宛如戰爭般的災難事件，瓦斯管線的外洩，造成前鎮區和苓雅區多個路段爆炸，新聞的空拍畫面，哪怕是她看了，都有點心驚。但僅僅只是心驚而已。

她並不是典型的社工，這份工作對她來說，就是個工作，裡面沒有任何抱負和夢想的成分。

她的手機又響了，此時是早上快七點，正常她的出勤時間是八點，整夜沒睡的督導瘋狂打電話，恐怕再不接，她的考績會很慘。

「喂？」她佯裝剛睡醒的聲音。

「我不管妳現在到底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立刻到災難應變中心報到。」

督導不等她回答就切斷通話，她將咖啡一飲而盡，站在鏡子前替自己綁了俐落的馬尾，

鏡中面無表情的她，並沒有煩躁還是任何惻隱之心的表情。她就只是個社畜罷了。

結果她還沒出門，督導的訊息就來了，「不用去災變中心了，直接去阮綜合，妳負責名單上這些。」

她打開 PDF 檔，光是阮綜合醫院，就有50幾組的病患要協助。

「真累。」她才不在乎高雄發生了多慘、又多可憐的事件，平時她的手上就已經有一百多件的案件要顧，現在這個災難應變只是在增加她的工作量。

要去阮綜合醫院的路途並不容易，那些她習慣走的路段都炸了，東繞西繞才抵達醫院，時間正好是七點半。

醫院裡裡外外都有不少家屬在哭天喊地，媒體採訪車也有兩、三台候在門口，她無視這些亂象，按照流程和護理師對接名單，用著平穩的情緒，應對那些情緒仍在激動不穩的病患們。

「我老公、我老公和我一起騎車，妳能幫我找找他嗎？」婦人的小腿有一小片燒傷，腹部的外傷只做了簡單處理，按照醫院的分級治療程序，要輪到她還需要一點時間。

「還有我兒子，我沒有手機了，他一定很焦急在找我！」

「您的先生被送往民生醫院，我會請同事幫忙確認他的狀況，至於您的兒子，我剛剛已

經和他取得聯繫，他會先去妳先生那再過來。」

「我、我家怎麼辦！我家！」

劉星辰像個機器人似的，無論對方多焦急、語無倫次，她總是會一遍又一遍地回答。

這種時候，她腦袋裡想的其實是，如果能下班，她該要買幾瓶酒回家喝比較好。

「小劉，那邊那個昏迷的病患，需要妳立即找到她的緊急聯絡人喔，剛剛林醫師判定需要手術。」

「知道了。」她收到護理師的通知，再安撫一下婦人後，又前往另一張病床。

婦人看起來並沒有多顯而易見的外傷，主要傷勢在頭部，其他都還好，看起來是走路到一半被炸飛的石塊砸傷。

她確認姓名後，翻找她身上帶的證件，確認本人無誤便打電話去配合的警局專線，請警察協助調查婦人的現居住址。

「馮慈的手機門號登錄的住址在文山特區附近，妳那邊沒有找到她的手機嗎？」

「沒有，只有錢包還在。」

「我這邊查不到她有在其他管道登錄過緊急聯絡人，妳可能需要直接去她家。」

「好，謝謝。」

——真麻煩。

劉星辰儘管內心有許多不耐，但她並不會表現出來，喜怒不形於色一直是她與生俱來的技能。

說技能，不如說是缺陷。

她不需要閉上眼，偶爾都能聽見以前媽媽是怎麼說她的。「我才沒有那種噁心的小孩，她居然在我老公的葬禮上笑了，平常不會哭、不會笑的孩子，居然在那種場合笑？她根本不是我生的！」

她甩掉那些聲音，為了能趕快處理完案件下班，她迅速前往馮慈的住址。馮慈的證件上顯示她今年四十四歲，躺在病床上的她穿著簡陋，就連衣領都洗到發皺捲曲，褲子上也沾上些許油漆。這樣的衣著，怎麼看都不像是住在文山特區的人，那裡可是新的千萬特區，住在那的不是醫生就是生意人，附近還有私立小學，是目前高雄新的豪宅區。

劉星辰抵達帳單登錄的地址後，果不其然，馮慈住的大樓相當高級，保全相當嚴謹，並沒有因為她的社工身分就隨便打電話上去給住戶，而是親自打去社會局確認劉星辰的身分後，他才聯絡住戶。

「妳可以上去了，坐左邊那台電梯。」

「謝謝。」

電梯抵達頂樓十三樓，在電梯外迎接她的，竟然是一名看似國中生的男孩。

「我爸在等妳。」

「今天是平日，你不用上學嗎？」基於職業病，她忍不住發問。

「我自學。」男孩的表情有些怪異，推開家門後，便躲回房間裡。

「是劉小姐吧？快請進。」李俊明戴著眼鏡，他的身形清瘦，但笑容卻很親切。

劉星辰點頭致意後，便緩慢地脫鞋，並趁著整理鞋子時，瞥了一眼在玄關上的幾封繳費信件，上面的收件人都是寫李俊明。

她目測眼前的男人也是四十多歲，和馮慈的年紀差不多，但如果躺在醫院的婦人是她的老婆、男孩的媽媽，此刻他們應該立刻前往醫院才對。

「快請坐。」李俊明催促著。

劉星辰走到客廳，注意到這個客廳簡潔乾淨到奇怪，因為電視兩旁的櫥櫃中，只擺了兩個花瓶，除了花瓶什麼也沒有，當然花瓶裡面也沒有花。

「馮慈小姐現在需要動手術，請問你是她的監護人嗎？」

李俊明一聽，「動手術？」

「是，她現在因為腦部受傷，正昏迷不醒，請問你是她的監護人嗎？」

「這麼嚴重啊？」

「請問，你是她的監護人嗎？」

「很遺憾，我不是。」

「那為什麼她的手機帳單是登記這裡？」

李俊明露出深感抱歉的表情，「她是我們家的打掃阿姨，我捨不得我老婆那麼忙，所以聘請她每天來家裡三、四個小時，幫我們打掃和準備餐點。她之前說房東不讓她把信件登記在那，所以才借她登記這裡的住址。」

「是嗎？所以她來這裡工作，也沒有填寫緊急聯絡人的資料？」

「當然沒有啊，她只是來這裡打掃而已。」

「你都不會擔心？」

「擔心什麼？」李俊明笑了笑，「擔心我家東西被偷？值錢的都在保險箱，我有什麼好怕的？」

劉星辰沉默半晌才說：「是嗎？那麼打擾了。」

「等等！如果都沒有人幫她簽名呢？」

「如果一直找不到監護人或緊急聯絡人，醫生有權利決定要不要動刀。」

李俊明笑了，「不是吧？我記得不能這樣，我也是個醫生。」

「那我記錯了，我想你應該很清楚才對。」

「她住哪家醫院？好歹她在我家工作兩、三個月了，我會去看看她。」

「……阮綜合。」劉星辰說完，已經穿好鞋子，她只猶豫了兩秒就告訴他答案，不為別的，只是想省了麻煩。

這個案有點麻煩，隱情太多她不想碰，該是什麼造化就讓它自然發生，哪怕她明顯感覺到，那個叫李俊明的人不懷好意。

是個醫生，小孩卻沒上學，口中說的老婆也不見蹤影，家中應該還有一名小孩，因為小孩的球鞋有兩種大小，小的是粉色的。

她僅僅是觀察了鞋櫃，就得知家庭成員的大概資訊，至於馮慈和這家人的牽扯真相，她不想知道。

「喂？馮慈的通訊地址和她沒有親屬關係，我希望能申請她的戶口紀錄調閱。」

「這個比較麻煩耶，就算現在應對災變很多程序能省，但這個申請，妳可能還是得跑完流程才行。」

劉星辰無奈地結束通話，對接的員警都這樣說了，她勢必得寫申請書走流程了。

「活著，就是無止盡的麻煩。」她在電梯裡，對鏡自照，對鏡自說。腦海裡想起的，卻是男孩在大熱天穿著長袖，就連李俊明也是。

現在可是高雄的盛夏，就算家中開著冷氣，為什麼他們都要穿長袖呢？

這些怪異的點，像根刺，扎在她的毛細孔上，順著細孔鑽進身體裡，在她的血管中流動，最終，這根刺會扎在她的心口上，讓她在意到想死。

§

整整四十八小時，劉星辰忙到只有斷斷續續睡過五、六個小時，還都是在急診室的候診座位上睡的，即使很累很想回家，但氣爆造成的影響，不容許任何一名脆家的人鬆懈，就連屏東、台南的脆家都派來支援了，卻還是無法消化大量的受災戶。

「小劉、小劉！」

兒少的蔡佳芬遞給劉星辰一個便當，「吃東西和睡覺一樣重要，妳都沒吃飯吧？」

劉星辰從睡意中緩過神來，才瞇一下下，她就覺得自己好似睡了很久，整個頭昏昏脹脹的。

「謝了。」她打開已經冷掉的便當，兩人就這樣坐在忙碌的急診室間，看著傷患和護理師來來去去，如同嚼蠟似地只為了活下而進食。

「剛剛學長要我跟妳說，妳申請的資料他已經寄給妳了。」

「真的？」劉星辰打開手機滑開信箱，裡頭記錄著馮慈的出生地等詳細資料，戶籍地的在南投埔里。

「對了，妳要我幫忙查的那戶人家，兩名小孩都沒有申請自學的紀錄，他們各自學校的狀態，是請假中喔。」蔡佳芬不到五分鐘就把便當吃完了，在這種緊急狀態，他們做什麼都必須要很快。

「請假？」

「請很久了，不過因為家長長期贊助學校，所以學校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劉星辰陷入沉思，蔡佳芬湊近問道：「需要我幫忙去家訪嗎？」

「沒有通報的案子，妳去家訪只會被罵吧？尤其是現在這種時機。」

蔡佳芬伸了懶腰，嘆了一大口氣，「不做點什麼，我都快忘了當社工的初衷了。」

劉星辰沒有接話，雖然她們是好同事，可是她們對於這份工作的初衷，自始至終都不同。

蔡佳芬也很明白這點，卻還是喜歡黏著劉星辰。

劉星辰的飯只吃了幾口，她的思緒一直卡在戶籍地這點過不去，「九二一是多少年前的事？」

蔡佳芬立刻搜尋維基百科，「25年前耶，天啊居然已經是四分之一世紀之前了。」

「也就是說，她應該是受災戶吧？照理來說她那時應該高中剛畢業，還沒離家？還是已經離家？家人都在地震時死了？」

蔡佳芬突然用力彈了劉星辰的額頭，「妳又想得太遠了，反正她已經脫離險境不用動手術了，何必在意那麼多？」

「妳不也很想去家訪看看嗎？」

「我只是說說，先去忙了！」

劉星辰揉著額頭，也在這時，她注意到李俊明獨自一人前來，他熟門熟路地走到急診室的病床區，很快地就找到馮慈的病床。劉星辰擱下便當，偷偷跟著李俊明，只見他把簾子拉起來，表情相當陰鬱。

劉星辰的步伐停在路中央，她不確定自己該不該多管閒事，她手上還有一堆緊急個案需要安排，馮慈的狀況就算放著不管，也不會怎樣。

但她的腦海想起督導的嘴臉，想起他每次因為她而被指摘時，那氣惱到想殺了自己的表

情，她突然覺得，再多惹一點麻煩，好像不錯。

唰！

劉星辰迅速拉開簾子，李俊明什麼也沒做，他雙手插在口袋，態度從容，一點做賊心虛的樣子都沒有。

「是李先生啊。」

「我聽說馮小姐的病情已經穩定，腦中的血塊因為藥效作用已經開始在溶解了，是嗎？」

「你明明和馮小姐不是親屬關係，知道得還真細。」

「剛好有學弟在這裡工作，要知道並不難。」李俊明笑了笑，「現在很少有社工像劉小姐這樣有熱忱，妳一直在幫忙看顧嗎？辛苦了。」

劉星辰並沒有因為這番話而感到不舒服，她的目光一直在偷瞄李俊明的袖口，她可沒看漏，在她拉開簾子的那瞬間，他迅速地把什麼東西藏進袖口裡了。

「無論如何，馮小姐能化險為夷都太好了，不是嗎？」

「是啊，我老婆一定也會很高興。」李俊明笑得親切，但眼底的冰冷，卻讓他的笑容顯得違和。

劉星辰目送他離開，再瞥了眼馮慈，只見她的眼珠似乎正在高速運轉，不一會兒，她緩

緩睜開眼。

「馮小姐，您醒了？」

馮慈的眼神從失焦到慢慢能集中在劉星辰身上，她開口的第一句不是關心自己、現況，而是——「妳來得太快了。」

「什麼意思？」

馮慈別有深意地一瞥，「沒什麼，請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您先等等，我去請醫生來。」

好奇怪。

正常從昏迷中醒來的人，會是這樣嗎？對於自己身在何處的狀況毫不關心，沒有慌張、沒有不知所措，只在意何時能出院？

就算已經活到四十幾歲，這個女人的冷靜程度，讓人匪夷所思。

還有她開口的那句話，也讓劉星辰如鯁在喉，馮慈是真的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才那樣說的？她早就醒了？

「林醫生，第八床的病人醒了，希望您能去看一下。」

「知道了。」

劉星辰一說完，就看見還在急診室徘徊的李俊明和她對到了眼，他似乎對於這個消息非常吃驚，且咬牙切齒地讓下顎線相當緊繃，好似憎恨已久的仇人就近在咫尺。

她吞了吞口水，對那樣充滿執念的眼神感到害怕，哪怕她清楚知道，那個人瞪的並不是自己，而是那個……

「小劉，病人不見了！」林醫生快步走回來，「怎麼回事？」

「怎麼可能……」一個才剛剛從昏迷裡醒來的人，是能跑去哪裡？

劉星辰在驚訝之餘，不自覺回望李俊明剛剛所在的位子，發現他也消失在忙碌的急診室中，不見蹤影。

有些不該管的事，就不要管。尤其在這種分身乏術的時刻。劉星辰深知這個道理，卻無法控制自己在意得不得了的思緒，以及身體。

劉星辰撥通電話，「喂，佳芬。不如……家訪一次看看？」

電話那頭的人沉默數秒後才說，「如果妳害我明年不能續約，要負責喔。」

「妳不會啦，妳可是能一次兼顧 200 個案的能手，督導捨不得。」

「我本來要去殯儀館關心那個失去妻子小孩的父親的，那很有機會上電視耶。」

「我相信妳對那個沒興趣。」

「就是這樣，我才覺得妳這個同事不錯，明天等我消息。」

劉星辰笑了，她這個負責兒少的同事，看起來白白淨淨、柔柔弱弱，卻是有辦法獨自制服三名情緒崩潰少年的能手，不只工作能幹，體能也很厲害。跟劉星辰這種身形高挑，事實上是運動白痴的人剛好相反。

護理師來回找了半天，眼下確定馮慈逃走了。

「太誇張了，她腦袋還有血塊耶！」

「就這樣讓她擅自離開，又還沒讓她簽出院同意書，出事怎麼辦？」

「能怎麼辦？出事就公布監視器，證明是她自己逃走的。」

劉星辰不理會院方的焦慮，她重新拿起才吃幾口的便當狼吞虎嚥，她需要力氣，畢竟接下來還有很多硬仗在等她。

§

身為兒少社工的蔡佳芬，看過的家庭早就不勝枚舉，有問題的家庭都有幾個共通性——家長會裝得特別開朗、輕鬆自在，會故意說很多和小孩有關的歡樂互動，小孩年紀較大能做反應的會配合，年紀小的有時會被餵安眠藥讓他們睡著。當然還有一種是毫不遮掩的態度差，

用威權的方式讓小孩乖乖閉嘴，用要無賴的方式明目張膽地說謊，一副社工也不能拿他怎樣的架式。

大多都是以上幾種。

當然也要排除真的無事發生，互動自然的家庭。

但——蔡佳芬還真的沒見過這種的。

這個家裡的人，全都緊張兮兮的。

蔡佳芬利用兩名在學小孩都無故請假多時為由進行家訪，應門的是李俊明，這點讓她很意外，照理來說下午這個時段，身為高醫的心臟外科的醫生，難道不用去醫院工作嗎？這個科別應該很忙才對，而且她是臨時來訪的，李俊明不可能知情。

李俊明一開始不太願意讓蔡佳芬進門，說小孩因為同學霸凌問題不願意去學校，不是家裡的問題，應該不至於需要讓社會局來家訪，還煞有其事地請她出示文件。

「李樂清同學的學校這邊確實有提出疑慮，老師有表明李樂清在校活潑開朗人緣好，還有參加繪畫社，聽說李樂清是突然請了臨時長假的？我們社會局這邊的流程是，只要有學校表明疑慮，就可以進行臨時家訪。」蔡佳芬說謊了，事實上要學校有發出通報才行，但這種遊走在規則邊緣的事，她以前也沒少做過，那時是為了個案的安全一定要闖進去救人。

「那……好吧，反正我們也沒必要騙妳。」李俊明如是說。通常心虛的人才會強調自己沒有騙人，蔡佳芬暗地在心中評估，從進門那一刻起，她的目光不著痕跡地掃過屋子每一處。

李俊明朝屋子裡喊了聲：「哥哥、妹妹，你們出來客廳一下，社工來了。」

聞聲不久，一名十五歲和一名十一歲的孩子乖乖出了房門，面無表情地在客廳沙發一隅坐下。

蔡佳芬被安排坐在正中間的三人座，小孩坐在左邊，李俊明則在右邊。

三人一句話也不說、不寒暄，就這樣直直地盯著蔡佳芬看，似乎在等她先說話。

「李先生今天也沒上班呢，那你們都在家做什麼啊？」

喀啦！

刺耳的杯盤摔破的聲音從廚房傳出，發出了這種聲音，三人也依舊面無表情。連手機都不滑。兩名小孩手上，居然沒有拿手機。

「沒做什麼。」李俊明直接略過聲音，回答道。

幾分鐘後，廚房裡的人出來了，是一名非常纖瘦、面色慘白的女人。

「抱歉，剛剛嚇到妳了吧？我手滑不小心摔破杯子了，這杯紅茶請慢用。」

「謝謝，請問妳是樂清媽媽嗎？」

「對，請叫我李太太就好。」

蔡佳芬做過功課，知道父親是高醫心臟外科醫師，母親是家庭主婦，叫胡佩雲。

「李太太，妳看起來不太舒服？生病了嗎？」

「我太太長期過敏，睡不好。」沉默好一會兒的李俊明立刻開口代答。

「是啊，我一直是如此。」

「這樣啊，那樂清在家都還好嗎？聽說妳繪畫社的老師很想妳喔！」

「嗯，很好。」李樂清面無表情地說，且神色緊張，好似每一個咬字都是細細斟酌過，清楚地發聲出來的。

是了。

就連剛剛李俊明、胡佩雲的說話方式也是如此。

蔡佳芬忽然有一種令人不太舒服的違和感，他們幾人就像幾年前AK48的虛擬成員事件（江口愛實事件），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但反而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正在扮演著人類，刻意地說好每一句話。

她擔任兒少這麼久，也曾遇過很危險的狀況。比如遇到家長拿酒瓶要砸她、遇到青少年要打她，她都能很好地應付，不覺得危險。但不知為何，這一刻她的生存本能讓她想要快點

離開，最好馬上離開！

「樂清這段時間都在家自學嗎？就要升國中了，也沒去補習班？」

「對，一律在家自學。」李俊明代替回答，「妳要問的就是這些嗎？我們家沒有問題。」

「天氣這麼熱，樂清、樂俊，還有李太太，你們為什麼都要穿著長袖長褲？」蔡佳芬壓抑著恐懼，總算問了那個從一開始她就覺得很奇怪的點。

「我怕熱，喜歡開冷氣，他們怕冷。」李俊明說道，他直直地盯著蔡佳芬，彷彿她再往下多說一句，就會踏不出這個門似的。

「是啊，妳要是覺得不妥，可以到房間來，我讓妳檢查我的身體。」胡佩雲說道。

「不用了，我沒那麼疑心，只是隨口問問，那麼、樂清，我就先回去囉！如果學校還有再通知我，我再過來。」蔡佳芬揮揮手起身離開，直到確定安全地走進電梯裡了，她才敢大口呼吸。

真的太毛了。

如果說李俊明故意說怕熱那裡很恐怖，那麼更恐怖的就是本就臉色很差的胡佩雲，用著似笑非笑的方式邀請她進房間檢查，她知道，如果進去了就完了。

那一家人都太詭異了！

蔡佳芬輾轉來到和劉星辰相約的星巴克，桌上早已擺上一杯冰涼的冷萃咖啡，她一上桌就大大地喝了好幾口才緩過來。

「怎麼樣？」

「怎麼樣？太恐怖了好嗎！」

劉星辰像平時一樣，無論對方怎麼激動，到了她那裡，她的反應就是一片靜湖，就算丟下一顆大石頭，也不會起漣漪的湖。

「那個家好像人偶又維持一種緊張感……不知道在害怕什麼，總之怕的不是我。」

「說人話。」

「好……小劉，那個家有問題，妳有遇過被邪教控制的家庭嗎？」

「有啊，之前遇過聽從邪教建議，把高一女兒關在家裡不讓上學的，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後來轉給兒少的邵陽處理了。」

「那妳應該知道他們都會有一種很詭異的狀態，我好難形容，就精神狀態很恐怖，一整家都這樣。」

「可是妳剛剛說什麼人偶……」

「就是像背台詞一樣，每個人說出來的話，好像舞台劇演員，咬字特別清楚有力，正常

人不會那樣說話。」

劉星辰拿起自己的咖啡，「妳多喝一點，等情緒穩定下來再說。」

蔡佳芬點點頭，做了幾次深呼吸後，她才又說道：「妳在我去之前說他們都穿長袖這件事是真的，連李太太也是，而且李太太瘦到不成人形，可是動作卻依然像貴婦一樣優雅，她還打破了杯子……」

「為什麼會打破？」

「不知道啊，我才剛說話就打破了。」

「妳說了什麼？」

「我說……你們都在家幹嘛啊。喔……對了、對了！小劉，他們都不滑手機耶！是不是很詭異！」

劉星辰看著咖啡杯裡的浮冰，並沒有立刻回應蔡佳芬，她只是看著冰塊逐漸在咖啡表面上消融，然後那些個家發生的種種反應，彷彿也在她的腦子裡消融。

「妳都沒看到他們拿手機？」

「完全沒有。」

劉星辰又不合時宜地笑了，蔡佳芬並沒有在意，她已經很習慣這個人的笑點和常人不同。

「妳說，當初高雄標童命案的時候，要是有社工去家訪，問他們一家都在幹嘛，會不會很好笑？因為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他們信教到走火入魔在發瘋，還會有人這樣問嗎？」

蔡佳芬遲疑了好半晌，才理解劉星辰想要表達的，「妳是想說，我去了那麼奇怪的地方，開口第一句問這個問題，本身就很好笑，是嗎？所以他們才好笑到摔了杯子？」

「嗯。」劉星辰點點頭，接著把快要不冰的咖啡全部喝完。

劉星辰轉頭望著窗外，窗外的馬路看起來很普通，大家都照常地開著車、騎著車，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南高雄的很多很多路都封了，甚至面目全非到，連曾經喜歡喝的果汁店都不復存在的程度。

「人啊，很容易習慣的，無論身處在什麼樣的環境。」

——就像她，漸漸意識到得不到母親的愛之後，就習慣了，習慣沒有得到愛，也能好好地活下去。

蔡佳芬沒有接話，她托著下巴，和劉星辰一樣盯著窗外。

「所以那個家，肯定也習慣了什麼，習慣……假裝成人類？」

「小劉啊，我才不管那個家有什麼祕密。**是妳，妳想要知道什麼？**」

「我想知道……馮慈還會不會回去那個家做打掃。」

「對喔，妳說的那個個案就是在他們家幫傭嘛，那個李太太虛弱成那樣，確實很需要一個人幫忙家務。」

「妳覺得她回去了嗎？」

「啊？」

「那個家……當時確定沒有別人了嗎？」

蔡佳芬靜下來回想，鞋子的數量她都確認過了，家裡也都很安靜，甚至空氣裡……等等、空氣？

「很臭。」

「嗯？」

蔡佳芬說道：「因為我太習慣臭味了，一時之間沒察覺，妳也知道我家訪那麼多有問題的，那些人的家都很臭，有酒臭、食物發酵臭等等，那個家有很像長期臥床的臭味，就是排泄物曾經停留在空氣中的那種臭味。」

「可是家裡卻很乾淨？」

「嗯，很乾淨啊！乾淨得不得了，我的襪子都沒有變黑。」

「這樣啊。」

「如果馮慈回去了，妳打算怎樣？妳只是負責要聯繫她的緊急聯絡人或家屬，既然她都已經自行出院，妳為什麼還那麼想知道她的去向？」

劉星辰察覺到蔡佳芬的逼問，她終於把精神從外頭的世界拉回來，「什麼為什麼？」

「小劉，妳太不了解自己了。」蔡佳芬雙手一環，背一靠，露出彷彿她才是最了解劉星辰的表情，「妳啊，有一種可怕的本能，每次都會被妳遇到大案。」

「有嗎？」劉星辰歪著頭，完全想不出有這樣的過往。

蔡佳芬伸出食指左右搖晃，「妳果然自己不知道。之前妳聽我描述某個個案，我不過說了個案到了十四歲都還會有尿床或是到別處尿尿的詭異行為，妳就說她可能受到了某種侵犯，不能言說，後來我花了好長時間和她聊，才知道她的家庭老師一直對她性侵！」

「嗯……那是因為，我好像在某本書看過類似的。」

「還有！我被三名情緒崩潰的青少年圍攻那次，妳說……他們可能有想要保護的人，結果才發現他們家還有一名沒報戶口的五歲妹妹！」

「人突然那麼激動攻擊社工，一定是有想保護的東西啊，像狗媽媽剛生產完一樣嘛。」

「完全不懂妳的聯想邏輯，但妳每次這種聯想都很準確，所以……妳這次肯定也是想到了什麼，才會違反常態，做這些麻煩事。」

「我哪有啊，我只是拜託妳去家訪看看而已，之後不會再跟進這件事了。這次的市災，恐怕要讓很多單位都很忙。」

蔡佳芬一想起現況，嘆了口氣，「唉……別提了，頭痛死了！我好幾個個案家裡都受了牽連，本來就已經生活艱難，現在又……總之，我最近要跑好幾個安置。」

「謝謝妳，那麼忙了還幫我。」

「因為我想看看妳的超能力，這次是不是也一樣準確啊！」蔡佳芬喝完了咖啡，準備離開。

「那妳恐怕要失望了。」

「不好說，因為劉星辰看什麼都明白，就是不明白自己。」

劉星辰一聽，仍是露出不解。她不了解自己嗎？什麼叫了解自己？自己在想什麼自己很清楚，所以「了解自己」這四個字，本身就很奇怪。

劉星辰拿出手機，工作的群組又爆了，她因為覺得煩，還把督導暫時性地封鎖了兩個多小時，她默默解開封鎖，試探性地回電。

「督導，怎麼了？」

「小劉？妳忙昏了喔，我沒找妳！」

督導毫不留情地切斷電話，看來這次的氣爆，讓督導已經忙到連劉星辰暫時性失蹤都沒發現。

她又不合時宜地笑了。

因為災難，讓她的日子反而變得不煩了。

她滑開手機，確認著災難目前的情況，結果全都是政治新聞，一面指責市長太慢去災難應變中心，一面指責消防的疏失，那些新聞甚至蓋過了市民上傳的影片。

但當她滑到了空拍機拍攝的南高雄現狀時，她愣了愣，內心萌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這種時候，高醫的心臟外科醫生，怎麼可能在家休假？」前幾天晚上高雄被炸毀了很多地方，受傷的人非常多，但李俊明無論是昨天出現在急診室，還是今天休假，都很奇怪。

「我聯想的方式，果然很怪。」

她決定先寫好三份結案報告，然後再繞去李俊明家看看。

人人都覺得社工就該像蔡佳芬那樣，一天到晚家訪、關心個案、去安置機構確認狀況等等，但劉星辰最常做的則是，打電話例行關心，協助個案申請補助，但大多時候，個案對於要提出的資料都遲遲不交，有一半會放棄補助，這時她就能寫結案報告，完成工作。

就只是工作。

結案了就會有錢，僅此而已。

她一點都不在意，能成功申請的人，有大多數人薪水都比自己還高，只是他們都故意讓公司低報，然後名下完全沒有財產，日子過得很好，卻領著低收，讓小孩免費上學。

那些人，不過就是比較懂得生存法則而已，和她半斤八兩。

劉星辰在星巴克完成工作後，已經是晚上七點多，她再次來到這棟豪華的大樓前，卻不知道還能用什麼藉口上去。

正當她還在思考時，才發現騎樓的機車上，有個人正一直盯著自己。那正是從醫院逃跑的馮慈。

「馮慈……」

「我在醫院見過妳。」馮慈笑著招招手，示意讓她上前。

「我原本是要負責聯絡妳的家人的社工，您好，妳可以叫我小劉。」

「小劉，本名呢？」

「劉星辰。」

「妳的名字真好聽，好美啊！」馮慈說著一般人聽到，都會接的話。

——我原本想生一個像星辰一樣美的女兒，結果卻生了月亮，不對根本就是個怪咖！

劉星辰每次這種時候，都會閃過媽媽說過的話，就算性冷如她，她也逃不過，大人在她的心上留下的陰影。

「馮小姐，您剛剛結束打掃的工作嗎？」

「打掃？怎麼可能，我都鬼門關前走一遭了，當然要休息啊。」

「那妳怎麼會在這裡？」

「我剛剛來這裡拿我的東西，但我家其實也在受災區，現在又回不去。」

「是在哪一區？」

「當然是苓雅啊！我家的房子連二樓的屋頂都掀了，妳看。」馮慈出示手機照片，確實是幾張房屋外觀炸毀的照片。

「照片看不出來狀況糟到不能住人，我可以替妳聯繫受災戶的臨時安置處。」

「我才不要去跟一群人住什麼活動中心！」馮慈忽然很激動，她表現出極度厭惡的態度，「臭死了！我才不去！」

「可以不用去住活動中心，我能幫您聯絡到臨時住所。」

「不要、不要，小劉，我不能住妳家嗎？」

「啊？」

四十多歲的馮慈，看上去的年紀更像五十歲，她露出長輩無助的表情說道：「氣爆那天真的好恐怖啊！不瞞妳說，我到現在還很害怕，不敢一個人，也不想和其他受災者待在一起，妳應該懂吧？那些人聚在一起說一些令人恐慌的話，只會更恐慌！我看妳處事冷靜，又是社工，就不能幫幫我，讓我暫時住在妳家嗎？」

「我家很小，不方便。」

「沒關係啊，我可以睡地上，拜託了！」馮慈表情急切，好似把劉星辰當成了救命稻草。

「馮小姐，您不是說來拿東西，請問您拿了什麼呢？」

劉星辰注意到馮慈身上除了一個腰包以外，什麼都沒有。

馮慈垂下頭，打開包包拿出證件，「我來拿證件的，在這裡工作，需要押身分證。」

「嗯？為什麼？您不是鐘點工嗎？」

「那戶人家啊，很怪。」馮慈勉強笑了笑，似乎並不想談論這個話題。

「您在他們家，應該沒有發生什麼事吧？」

「怎麼可能！」馮慈立刻回答，語速搶在劉星辰話落之間。

劉星辰定睛看了幾秒，說道：「好，妳可以來住我家。」

「真的？謝謝妳啊！」

劉星辰難得露出淺笑，這個笑不是因為馮慈道謝，而是她要帶馮慈去的地方，其實並不是自己家。

那間屋子位在北高雄的巨蛋附近，是一間一房一廳的小套房，這個地段的租金都要一萬二，馮慈跟著進屋後，忍不住問道：「小劉，這是妳租的還是買的啊？這裡不便宜耶。」

「借的。」

「借的？什麼意思？就是租吧？」

「差不多。」

獨居者的套房布置都大同小異，家中擺設偏少也屬正常，就是該有的沙發、電視櫃、餐桌椅而已。馮慈在看過擺設後，很快就相信這是劉星辰的家。

「您應該很累了，梳洗後就去床上睡吧。」

「這怎麼好意思？妳才是這個家的主人呢。」

「現在像您這樣的個案還很多，我必須回去加班。」

「這樣啊……可是我一個人……」

「這是鑰匙，這裡很安全，您可以放心住下。」

馮慈看著那把掛著黑色毛球的鑰匙，笑了，「妳還真是個好社工啊！放心，我住在這裡的期間，會幫妳打掃得乾乾淨淨，妳什麼時候回來？我也能做飯給妳吃！」

「真不用，好好休息。」

劉星辰立即離開，再次回到街上，她其實還是有點擔心，就這樣把臨時安置屋讓給馮慈住，督導要是知道了，肯定會爆炸。

那本來是要給緊急個案臨時住一晚用的。

「算了，她應該也算緊急個案吧。」

畢竟，她很想知道，為什麼馮慈那麼急迫地想要住她家，如果是要逃離什麼危險，那麼和一群人待在活動中心更安全，但眼下……馮慈似乎更想要找個人依賴。

為什麼？

一旦讓劉星辰產生了疑問，要是消除不了，她可能每天都會睡不好。

「希望督導慢一點發現。」

「你們只會一直說等安置、等安置！這都幾天了！讓我們像難民一樣待在這裡！政府都

沒有作為！你們綠營的就是這樣啦！想害死我們啦！」

「對啊！叫市長來這裡看看啊！你們高官就自己吃好住好，不管我們死活啦！」

終究還是失控了。

劉星辰垂著頭，面無表情地和其他同事一起接受謾罵，氣爆第五天，有大多數比較沒有安全疑慮的住戶都已經可以回家，但最嚴重的三多一路這段，靠近加油站的地方，連加油站都受到波及，非常危險。以至於計算過如果加油站不慎爆炸會影響到的住戶，都暫時被遷離至活動中心。

本來劉星辰和同事今天前來，是要告知他們，最快明天就能讓他們各自回家，但現下這般失控，甚至扯到了政治，那就不好收拾了。

對於不了解的民眾來說，他們社工就像政府的走狗，領的薪水是鐵飯碗，做的工作很輕鬆，甚至無法安置只要找藉口就好，所以更成了他們的眼中釘。

劉星辰能感覺得到，此時民眾藉著人多勢眾，再加上多日無法歸家的委屈，已經激動到隨時都會有推擠的暴力發生。

就在此時——活動中心外傳來騷動，甚至還有媒體也來了。

原來是副市長。

副市長帶著各家媒體站在門口，表示現在的情況暫時只能將危險區域的民眾安置在此感到很抱歉，也當著媒體的面承諾，晚上就能讓他們回家。

民眾擠到門口聽到了承諾，再加上有媒體在拍，幾分鐘前還張牙舞爪要吃人的一群人，全都安靜下來，變回了文明的人類。

劉星辰將一切都看在眼底，如果說她從事社工這行有什麼獲得，除了薪水以外，最大的獲得就是看透人的本質。

只要遇到和自己的生存利益有關的問題時，人才會展現出野獸的一面，變得會搶奪、會撕咬，甚至連倫理道德都能拋下。「易子而食」這句成語的由來，可不只是成語而已，而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

她看過為了詐領保險金，把自己女兒、父母都送去精神病院的案例，也遇過將半死不活的父親，死也不拔管的案例，又或者是——為了不繼續被家暴，甘願把女兒送去給繼父性侵的案例。

看得多了，她也無感了，更不會激起什麼好奇心。

所以，愈是這樣，她愈是疑惑，關於李俊明一家和馮慈之間，有什麼東西吸引著她嗎？

「小劉、小劉！別發呆了，那邊需要諮詢，他們家是重度受災戶。」同事阿瑞催促說道，

因為有副市長親臨的關係，他們終於可以順利做好今天的工作。

「還好副市長有來，對吧？」阿瑞笑道：「其實他們都是因為太恐慌才會這樣的。」

「是啊，如果是我，應該也會這樣。」劉星辰用著虛假的語氣回應，在職場上，該要有的場面話，她不會少講，她總是盡量讓自己表現得似乎適合這一行，以便生存。

喧鬧的工作日，並沒有在落日之後就結束。社工的工作本就沒有真正的上下班時間，如果熱心助人的，有的會忙到只睡幾個小時，如果像劉星辰一樣熱愛賺錢的，會到了晚上還會繼續多寫幾個結案報告。

但由於氣爆，劉星辰現在手上根本沒有結案報告可以寫，每一個原本可以結案的，現在都結不了。那些沒有被氣爆影響的個案，有不少人開始藉由著氣爆，變得無理取鬧，明明沒受影響，也要自稱有，一個個哭窮喊疼地在劉星辰的通訊軟體裡爆炸。

索性，她將手機改為飛航模式。

「那家果汁店……還會再開嗎？」她騎著車，來到封路的路口，距離三多一路還很遙遠，但這一條已經全都炸掉了，只有來到災難現場附近，她才能真的感受到，這裡的人們的哀嚎才是真的，和手機裡的完全不一樣。

她並沒有忘記正事，畢竟她還把一個人留在臨時安置屋裡。

安置屋的鑰匙她還有一把，只是當她一開門進屋，瞬間愣了愣，如若不是她親自開門進屋，會以為自己走錯間了。

只因原本只是基本布置的客廳，如今多了一個白陶瓷的花瓶，裡面插著鮮花，空氣中也瀰漫著令人舒心的香氣，香氣來的來源是香氛蠟燭。除此之外，餐桌上已經擺上了幾道家常菜，有蕃茄炒蛋、沙拉拌馬鈴薯、糖醋魚和控肉……

此時，馮慈端了一鍋雞湯從廚房出來，見到劉星辰，立即堆起慈祥的笑容，說道：「妳回來了啊！我就知道妳晚餐時間一定會回家！來、快去洗手，趁熱吃！」

劉星辰久違地露出了不知所措的神情，這在她一貫冰冷的臉上難得地出現。由於她的大腦當機無法思考，身體只好本能地去洗手，然後在熱騰騰的飯桌前坐下。

「快吃、快吃！不知道妳愛吃什麼，煮的都是一些家常菜。」

劉星辰捧起飯碗，默默地夾了一筷沙拉拌馬鈴薯，那是小時候她的母親幾乎天天都會煮的一道菜，與其說是劉星辰愛吃的，不如說這是她母親愛吃的。

這道菜本就沒有什麼難易度，美乃滋、切塊馬鈴薯、玉米、紅蘿蔔塊，她明知道這道菜任何人都能做，但入口一吃，卻彷彿讓她嘗到了久違的母親的手藝。

「好吃嗎？」馮慈一直沒動筷，等著劉星辰吃第一口。

「嗯，好吃。」

「還有這道控肉，我小火燉了一天，妳一定喜歡！來！」馮慈親切地為她夾上一塊肉，這種被人夾菜的感覺，也讓劉星辰感到熟悉。

她一邊吃著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一邊觀察著馮慈，馮慈整個人看起來和昨晚簡直判若兩人。

那個有些骯髒酸臭，雙眼無神又有點瘋癲的婦人，僅僅過了一天，就搖身一變，成了標準的廚娘——不對，用別人家的媽媽來形容，更為貼切。馮慈現在就像劉星辰小時候去同學家，別人家的媽媽，總是掛著一副慈祥笑臉，煮著一桌拿手好菜，自己吃沒幾口，全顧著小孩子們有沒有吃飽。

馮慈現在就是這樣。

「妳昨天不是還說很恐慌、很害怕嗎？妳現在看起來好多了。」

「當然啊！這都要謝謝妳！小劉，妳真是我的恩人！這屋子真好啊，我睡得很好，簡直比在我家睡還舒適。所以為了感謝妳，才準備了這一桌。」

「謝謝。」

「謝什麼啊，就互相嘛，對不對？」

「今天副市長發話了，連最危險的三多那區的住戶都能回家，我想妳應該也能回去了。」

馮慈一聽，放下了筷子，露出了委屈的表情，「他們能回去，是因為他們的家沒有被炸毀吧？妳也看到了，我那個家變成那樣……怎麼住啊！」

「也是。」

馮慈自然地轉移了話題，「小劉啊，怎麼樣？今天工作還好吧？」

「還好。」

「有什麼想抱怨的，都可以跟我說！我啊口風最緊了！」

劉星辰搖搖頭，她的飯碗已見底，當馮慈要幫她盛湯，她連忙說還有工作沒做完，就匆匆離開。

好不容易從馮慈那裡脫身，劉星辰喘著氣，也不知道自己在喘什麼。

為什麼她會有這種情緒被牽著走的感覺？是因為家常菜？還是因為許久沒人像長輩一樣地關懷自己？

「她只是在做她擅長的工作而已。」劉星辰這麼告誡自己，馮慈本就是以幫傭為職業，煮飯打掃當然擅長，更擅長像這樣話家常。

她回到自己的租屋處，打開燈，餐桌當然沒有食物，就連冰箱也都只放著調味罐和幾瓶

飲料，屋子裡並沒有蠟燭香氛渲染過的香氣，當然也沒有鮮花。

等等，香氣？

劉星辰意識到了一件事。

李俊明的家可沒這些東西，既沒有香氛，反而還瀰漫著臭味，她差點都忘了。蔡佳芬說像是排泄物的臭味。

她扳著手指，推算著時間，如果從氣爆發生來算，到蔡佳芬去拜訪是第三天，而她自己去拜訪時，是氣爆發生的隔天，相差一天的時間，一間坪數那麼大的家，竟然就能有那種臭味？又不是有人癱瘓在家，需要包成人紙尿布，就算有，她也聞過那種味道，有人臥病在家時的排泄物氣味不會那麼純粹，是排泄物混合汗味和體味的味道，那會變得更像悶了很久、充滿濕氣的衣櫃霉味。

總之，她很確定，不會是單純的排泄物的味道。

再來是採光，那本是一間四面採光的住宅，但即使是白天，燈光也非常昏暗，用的瓦數似乎不高。

那是為什麼？

「而且她明明行動自如……昨天還說，受了傷不能在那個家工作，去拿了證件。」

「對了……證件！押證件這件是違法的！哈！」劉星辰大笑出聲，因為突破了一道缺口，她又有理由去李俊明家了！

此時是晚上八點多，已經不便再去，她想著如果一大早去的話，也許可以避開去上班的李俊明，見一見女主人胡佩雲。

「很好，非常好。」

劉星辰因為茅塞頓開心情變好了，稍早前，因為一桌家常菜被擾亂的心緒已經恢復，她可不能這麼容易就被干擾，那不過是一頓飯。

次日，劉星辰在接近早上九點時，來到李俊明家的管理室，她告知的理由是，懷疑李家有不法僱傭的嫌疑，剛好受害人是脆家需要關懷的個案之一，所以必須要來了解緣由。

管理室盡職地為劉星辰傳達理由，最後她順利地被請上樓，因為她並沒有直接對話，還以為和管理室通訊的人是胡佩雲，沒想到一開門……又是李俊明。

奇怪，心臟外科的醫生，早上不用巡房嗎？

「請進。」李俊明開門後並沒有露出不悅，反而是直接請人進屋。

劉星辰點頭進屋，發現燈光一樣昏暗，且……果真有排泄物的氣味。

一進屋後，客廳坐著一名男子，那顯然不是這個家的成員之一，看上去和劉星辰差不多大，長著一張稚氣的臉，有著長長的鬢角，並露出平易近人的笑容。男子翹著二郎腿，看著電視，見到劉星辰後，只是點了個頭。

「這位是……？」

「是我堂弟，他家因為氣爆的關係，成了受災戶，暫時來我家住。」李俊明說著。

「你好……可是，前幾天我過來的時候，並沒有看到他啊？」其實劉星辰想說的是，蔡佳芬來的時候，應該沒有這號人物才對。

「他啊，在活動中心住到受不了，才打給我的。」

「嗯？昨天晚上應該就能回去才對啊，因為副市長說……」

「妳這女人管很多欸！我家毀了啦！被炸掉半邊，妳覺得能住人喔？」

「抱歉……多話了。」

「啊妳是要問我堂哥什麼？問啊！」男子不客氣地說道，看上去稚氣、親切，但說的話卻滿滿的流氓腔。

「是這樣的，之前因為馮小姐的關係，來找過您詢問了一些事情，總之目前馮小姐暫時安置在我家，但我聽說……她在這裡工作時，您押了她的身分證，是嗎？」劉星辰雖然內心

有點怕，但並未表現出來，她流暢地說出預想好的台詞，並緊盯兩人的反應。

李俊明的堂弟並沒有任何反應，他繼續百無聊賴地轉著電視，但不管轉到哪一台，都在播報高雄氣爆，要不就是討論氣爆的政論節目。

李俊明點點頭，「剛剛管理室那邊也是這樣說的，所以我才讓妳上來……我想，這肯定有什麼誤會。」

「誤會？」

「是的，我只是需要影印她的證件，但我老婆忘了歸還，呃、我問問我老婆，她到底放哪兒去了。」

劉星辰輕輕皺眉，心想這可和她所知道的資訊並不一致。李俊明進了主臥房找妻子，但並沒有傳出任何談話聲，反倒是電視的聲音最為吵鬧。

「為什麼我堂哥家的幫傭，要去住妳家啊？」

「因為她家也和你家一樣啊，是受災戶。」

「妳這麼好心喔？讓不認識的人去住？」

「我是社工。」

「哈哈哈！真好笑欸！社工什麼時候都跟妳一樣了？我認識的另一個可不是這樣。」

李俊明在這時出了房間，本來就已經瀰漫在屋內的排泄物的味道，因為他去了一趟主臥，味道更明顯了。

「我老婆說……她一時也找不到，我們並沒有惡意押她的證件，等我們找到了就會歸還，可以嗎？」

「不是故意的就好了，那我會再轉告她。」

「劉小姐。」

「是？」

「等我們找到了，要怎麼聯絡妳？」

「這是我的名片，你可以寄 email 給我。」

「噗……靠北喔！現在要聯絡人還要寄電子郵件喔？搞笑捏！」事不關己的人，在一旁吐槽。

「我是個公私分明的人，請見諒。」

李俊明笑了笑，「當然，我不介意。」

劉星辰走到了門口，不經意地問道：「您今天也不用出勤啊？我聽說現在醫院都很忙。」

「我老婆狀況不好，所以請了假。」

「喔。」

劉星辰走出門口，發現門遲遲未闔上，轉頭才發現李俊明繼續半掩著門，站在原地，不進屋也不關門，就只是直直地盯著她。

「請問還有事？」

「劉小姐，馮小姐她的手藝，妳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吃。她不是暫時在你這請假了嗎？需要我轉告她，狀況好了，隨時復工嗎？」

「不用……請她好好休養。」

「堂哥！中午吃什麼啊？我要叫外送了！」屋內傳來聲音，李俊明默默關上了門。

劉星辰進了電梯後，眉頭依舊緊鎖，她總覺得，剛剛李俊明想問的，並不是飯菜怎麼樣。而且那位不知名的堂弟，更是違和。

她一直深信一句諺語：「龍生龍、鳳生鳳。」有什麼樣的原生家庭，就會產生怎樣的孩子。能夠當到高醫的心臟外科的醫生，代表從小就是高材生，且父母非常會培養孩子，才能讓小孩成家立業後，住在這麼好的大樓裡。

那樣的家庭，就算旁系出了敗家子，敗的樣子也不同。和李俊明的堂弟不同。富養出來

的敗家子，說話還是自帶著一種有教養的氣質，會用有教養的方式，說出低俗的話。

「剛剛那個，根本就是流氓。」

為什麼一個醫生家裡，會出現一名流氓呢？

難道是欠債？賭債？

劉星辰在腦海裡進行好幾種組合的猜測，畢竟如果是賭博的話，那還真看不出來怎樣的人有賭癮。

「而且，李俊明為什麼會不知道，馮慈已經拿回證件了？他老婆真的在家嗎？」劉星辰假設前天晚上馮慈去拿證件時，李俊明不在，所以不知道證件已取，如果他老婆真的在房間，應該會得到正確訊息才對。

「不對，通通不對。」

就算有錢人的家用料很好，也不可能木門會穿透不出半點人聲，除非有做隔音設計，也就是說，主臥房根本沒人。

劉星辰自己推算完，自己點頭如搗蒜，接著她這才對上一道詭異的目光——那人正是蔡佳芬。

蔡佳芬模仿著劉星辰點頭，說道：「小劉，妳一大早跑來這幹嘛？妳又上去找李俊明了？

妳用什麼理由去家訪？」

「我、我……」劉星辰一心虛，沒打好草稿就這樣遇到蔡佳芬，讓她支吾了半天，乾脆裝起冷臉，閉口不言。

「小劉，我要跟督導打小報告喔。」

「我要說妳上個月假裝去跑個案的事，實際上躲在星巴克吹冷氣！」

蔡佳芬眼看這個兩個威脅都不管用，只好掀開底牌——「我早上去臨時安置屋要放我偷買的東西時，發現屋內有人！」

「！」

「妳放心，那個人好像在打掃浴室，沒發現是我，她問了一聲：『是小劉回來了嗎？有東西要拿嗎？』我立刻關門了。然後我用系統查詢，發現三號臨時安置屋，明明沒有人申請安置……我就在猜，來這裡逛逛，會不會遇到妳，還真的是妳啊，小劉。」

劉星辰突然覺得，蔡佳芬說什麼自己有神奇的聯想力，她覺得蔡佳芬才是那個能力的擁有者才對。

太可怕了。

好像被抓姦。

如果以後有個案經歷過被抓姦這種事，她一定能同理對方，這種心跳加速的感覺，會讓人手心直冒汗，甚至連辯解的話都說不出來，只能裝著一張冷臉，想要假裝沒事。

「我們去那間咖哩店吃飯，妳好好交代，不然我立刻跟督導說，有未申請的人住在那裡！」

劉星辰覺得頭好痛，她默默跟上，進了餐廳、點了餐，這才梳理好話語，開口說道：「住在那裡的人，是馮慈。」

「我就知道！」

「妳小聲點，總之事情莫名其妙就變成那樣了。」劉星辰不敢說謊，只好一五一十招供，她現在知道，蔡佳芬到底是怎麼有那個能力，能一次管理 200 個個案了，照她這種直覺、身手和氣勢，連劉星辰這個三十歲的成人都招架不住，何況她面對的都是青少年，或是一些只會虛張聲勢的家長們。

「嗯、先不聊馮慈那邊。所以妳剛剛上去，還多了一個男人？自稱是堂弟？」

「對啊，看起來根本就是流氓。」

「才過了一天，怎麼就多出這個人了？而且，我是有遇到胡佩雲的喔，妳是覺得她不在嗎？」

「嗯。」

蔡佳芬也皺了眉，兩人邊皺眉邊吃飯，似乎一點也沒被影響到食慾。

「妳打算讓那個馮慈待多久？我跟妳說，不只是我會去偷放一下東西，很多人都會，誰叫旁邊就是巨蛋，我今天才去拿我等了三個禮拜的衣服，都是妳，害我一時沒地方放，暫時鎖在捷運站的置物櫃了。」

「我沒想到大家都會去放東西……妳置物櫃的錢，我幫妳出。最慢明天，我想個辦法。」

「小劉，妳看妳，一個最怕麻煩的人，竟然自己撿了一個大麻煩回來，大家同事一場，妳要真沒辦法，叫上我，我去處理她。」

「謝了。」

「不跟妳說了，我今天一樣一堆事，置物櫃的錢別忘了給我！」餐點一上桌，不到十分鐘就吃完午餐的蔡佳芬，趕忙離開，如今他們單位，怕是人人都是如此，忙到連飯都不能好好吃。

「明明很忙，還跑來找我幹嘛。」劉星辰低喃，她不喜歡欠人情。

應該說，她不喜歡和任何人建立過於親密的關係，包括交朋友也不想。

『這裡為您插播最新消息！高雄氣爆案隔日，在苓雅區一心一路的受災建物頂樓，發現一只內含遺體的鐵桶一案已有最新進展。經確認，死者為八十二歲的李趙玉蘭，她並非該屋住戶，而是高醫一名李姓外科醫師的母親。警方目前已通知家屬到場協助調查，至於相關案情仍待進一步釐清。有最新進展，本台將隨時為您掌握。』

高醫、李姓醫師。

劉星辰怔怔地看著新聞，想著自己也不過才離開李俊明家一個多小時，本來她已經回到臨時安置處樓下，才打開手機邊滑邊等電梯時，就看見了這則驚天動地的新聞！

她只猶豫了三秒，便扭頭趕去李俊明家。

果不其然，該大樓附近已經圍堵了許多媒體採訪車，算是確定了身分。

她知道這個桶屍案，但由於新聞大多集中在政治互推責任、消防小隊長遺憾離世、一夕之間失去老婆小孩等新聞，無名桶屍案的新聞就這樣被淹沒其中。如今突然被大爆出來的原因無他，接連報導了好幾天類似的新聞，觀眾已經疲乏，如今確定死者身分再加上身分還是高醫醫生這點，足以引起輿論熱度。

劉星辰迅速利用手機，找出更多關於這起案件的始末新聞。

死者陳屍的鐵桶，被放置在一處三層樓的透天厝頂樓，屋主登記的名字為黃世凱，家裡

成員還有母親張春妹，妹妹黃世珍和丈夫胡永欽，以及妹妹的兩個女兒胡郁晴、胡郁妮。黃世凱的屋子因為氣爆的關係，導致汽車飛起砸向二樓，損壞慘重，而黃家除了他本人以外，其餘家人都已失蹤，據他本人所說，氣爆當晚家人外出去 IKEA，之後就沒有再歸來，他也一直在焦急等待消息中。

至於頂樓的鐵桶，他本人聲稱那個鐵桶從二十年前一家人買下這棟房屋時就已經存在，因為很重搬不動，就一直堆在屋頂的角落裡，他一概不知是怎麼回事。

警方目前因為沒有其他更相關的證據，只能將黃世凱列為重要相關人，隨時需要配合檢警調查。

「黃世凱……李俊明……」

一直忙了好幾天不見人影的督導，連續傳了好幾個訊息給劉星辰，接著便按耐不住直接打電話。

劉星辰心想不會被發現了吧，抱著忐忑的心情接起，「喂，督導？」

「妳在哪裡？」

「我……我在去醫院的路上，有個案在醫院。」

「妳看到新聞了嗎？」

「什麼新聞？」

「就是黃世凱一家頂樓桶屍的新聞！」

「我前幾天就看過了。」

「劉星辰妳是真不知還假不知？黃世凱一家早在半年前就申請補助通過了，他們家一個失能、兩個半殘，這個個案是妳負責的，妳不知道嗎？」

「半年前就分發了？」

「我這邊看系統資料就是妳的名字，妳還要裝傻？」

劉星辰懊惱地看著系統資料，由於她負責的案量太大，她猜收到這個分發後，她做完電訪因為忙其他個案就忘記了。

「督導，很抱歉，我立刻去處理這件事。」

「黃家人目前除了黃世凱以外都失蹤了，妳應該先解決這件事，氣爆到現在都幾天了，妳去醫院確認過名字了嗎？去殯儀館找過了嗎？」

「我馬上去。」

劉星辰立刻驅車前往各大醫院、殯儀館等地方確認名單，一家家確認，卻一家家無果，尤其現在新聞又報導出來，黃世凱一家更受矚目，大家都在譴責政府機構沒有作為。

劉星辰將整個高雄都跑了一圈，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她無奈地來到封鎖區前，出示了社工證明，表明要去黃世凱家確認後，她才得以進入，需要步行十二分鐘才能抵達。

畢竟，她之前都是透過新聞的拍攝，注意災後的情況，而這一次，當她真的獨自行走在滿目瘡痍的街道，騎樓都被炸成了危樓沒辦法走，原本的人行道也都變成了碎石泥地，那些泥地不時從地面冒出水，使得她走個幾步，小腿上都是泥。這還是這幾天緊急處理過的，好讓住在這條路的人，得以回家。哪怕那個家，已經不像家。

劉星辰小心翼翼地，邊用著手機的手電筒照路，邊慢慢走，路燈早就消失無蹤了，走在這樣的街道上，她瞬時有種末日之感。

這裡，和封鎖區之外，是兩個世界。

如果不知道這條路是從三多路口進來的，她真的認不出來。

從大遠百的三多路的三岔口進來後順著走，即可走到一心路。明明預測只要十多分鐘，她卻足足走了二十分鐘。途中不少人義務幫忙搬著補給物品的人，頻頻要她小心。

——其實，人類沒有那麼邪惡。

她這麼想著。

黃世凱家果真慘不忍睹，面向馬路的窗戶都沒了，好好的透天厝，看起來就像危樓，若

真要修整，不如打掉重蓋還比較快。

「小姐，妳是記者喔？一個人走這麼遠進來喔？沒帶攝影師？真辛苦欸。」一名中年男子說道，他肩上還扛著剛領到的補給品。

「大哥，你住這附近啊？」

「對啊，住前面巷子轉進去，還好我家沒被炸到，真恐怖。」

「不過你們前幾天也有家歸不得啊。」

「是啦，沒辦法嘛，這麼恐怖我們前幾天也不敢回來啊！」

「我不是記者，是負責黃家的社工，我就是來看一看，有沒有可能有人回來了。」

「喔、妳是凱仔他們的社工喔？為什麼他們要社工啊？」

「因為他們家有失能老人和殘障的小孩，是符合申請補助資格的。」

男子愈聽愈困惑，「蛤？甘無？當時个代誌啊？」

「他們是半年前申請的。」

「半年？聽妳啊捏共……我好像很久沒看見他們一家人了。」

「都沒看見？」

「也不是攏謀，伊小妹也是个出來倒垃圾。好啦，妳先無閒啦。」

「大哥，謝謝嘿！」劉星辰嘆氣，果然一無所獲。

這一家人……到底去哪裡了？

劉星辰本來想用筆電登入系統，才發現筆電已經沒電了，只好先回家再說。

「差點忘了！」劉星辰這才想起那個不定時炸彈還在臨時安置屋，趕緊加快離開的腳步。當她快到封路口時，看見有好幾輛警車停下，他們紛紛往裡面走。她心想，真希望警察能快點幫忙找到人，她現在真的要分身乏術了！

劉星辰帶著一身淤泥、一身疲憊來到臨時安置屋，一進門，果不其然屋內有食物的氣味，以及電視新聞的聲音。

馮慈正悠閒地躺在沙發上看電視，一見到劉星辰，馬上笑道：「唉唷！妳今天是去哪弄成這樣啊？真是辛苦！快去洗洗，我去把菜熱了，妳剛好能吃。」

劉星辰點頭答應，但她沒有洗澡，只是把腳上的髒污洗了，坐在香噴噴的餐桌前，她這回是一點食慾也沒有。忙到沒有食慾，這是她人生鮮少有的狀況，她一般不會讓自己的身體操到極限。

「怎麼不吃啊？我已經吃飽了，妳快吃！妳看，今天也有馬鈴薯沙拉喔！」馮慈夾了好幾筷的菜，堆在劉星辰的碗中，一下子菜就疊得高高的。

「馮小姐，妳應該看到新聞了吧？關於李醫師家裡的新聞。」

「喔、看到了啊。」馮慈泰然自若地點點頭。

「妳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嗎？那位李趙女士在妳工作期間，妳有見過嗎？」

「當然見過啊！」

「到什麼時候都還有看到呢？」

馮慈歪頭側想，「幾個禮拜前吧？不到一個月我還有看到，後來沒看到了，李太太就說送養老院了，畢竟臥床那麼久了，突然發生個什麼事情也不好處理，聽說找的是有醫療協助的那種養老院。」

「妳在他們家工作多久了呢？」

「嗯……兩、三個月？我也記不清了。小劉，妳突然變得好嚴肅，妳好像很關心他們家？為什麼？」

「為什麼……我才想知道為什妳曾經和李趙女士見過、相處過，卻在知道祂過世了，反應那麼冷漠。」

馮慈愣了愣，點點頭說：「冷漠啊……這句話，妳不是第一個對我說過的。」

一瞬，劉星辰感到自己說出口的那句話，像迴旋鏢似的，速度飛快地轉彎，深深扎回自

己心裡。她又何嘗不是那個，經常被說沒有情緒、冷漠的人呢？

「對不起。」

「小劉。」馮慈忽然收起了笑容，直直地盯著劉星辰。「妳辛苦了。」

「……」劉星辰不明白為什麼馮慈要突然這樣說，但她似乎能讀懂這句話的下一層含義——這個人，是不是……和她一樣？

「我還好，不辛苦。」

「怎麼會？妳看才一天妳好像就瘦了，而且……」馮慈欲言又止，「妳都沒回家，卻還是有衣服換，妳是都去住男朋友家了嗎？都不知道妳有男朋友了，做什麼的啊？」

「他……也是醫生。」劉星辰恍恍惚惚地隨便回答，因為馮慈說完那句「妳辛苦了」之後又轉變回一開始的模樣，讓她不禁想，難道剛剛那一瞬，她感受到馮慈和自己一樣，只是錯覺？

「醫生啊！那很好啊，內科還外科啊？快吃啊。」

「外科。」劉星辰心不在焉地說著，疑惑地看著馮慈的表情變化。

「那就和李醫生一樣，家裡應該也很有錢吧？」

「有錢也不是我的錢。」劉星辰起身倒了杯水，仍是一口未食。

「他都不會給妳一些補貼喔？那這樣妳很吃虧欸，女孩子要懂得保護自己。」馮慈認真地說。

「我啊……再怎麼樣，看到認識的人過世了、還上了新聞，怎樣都做不到像妳這樣，一點被影響的感覺都沒有。」

「那是別人家的事嘛……唉……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也不好去說人家什麼，以後要是有機會，我還會回去工作啊。」

「妳還想回去？那裡可是死了一個人喔。」

「要回去啊，不然幫傭的工作又不好找，妳這裡……我也不好意思一直住嘛。」

「實不相瞞，我真的不習慣和別人住，所以我才一直不回來睡。」

馮慈一聽，面露愧疚，「那我還真是打擾妳了，這樣，等李醫師那邊願意讓我回去了，我馬上就不住妳這。」

「妳是想住他們家嗎？」

「李媽媽不在了，那房間不空出來了嘛，他們家現在應該身陷麻煩，如果李太太需要幫忙的話，我也可以回去啊。」

劉星辰愈來愈看不懂馮慈了，她覺得馮慈根本沒把有個人詭異地死在其他地方，當回事。

「他騙妳說媽媽去住養老院，可是卻死了，妳不怕？」

馮慈兩手一攤，「我要怕什麼？我死了對他們家沒有任何的好處，不過，我是覺得他們現在馬上我回去工作的機會也不高啦……」馮慈壓低了聲音，「事情鬧這麼大，我怕他們沒錢，聽說打官司很花錢的。」

「照妳這麼說，如果一直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工作的話，妳要一直待在這嗎？」

「大家互相幫忙嘛，妳看，我幫妳打掃煮飯，妳也不虧啊。改天可以帶妳男朋友一起回來啊，他一定也會喜歡我的手藝！」

劉星辰在內心深深嘆息，面對這樣的僵局，她只能攤牌了：「實話告訴妳，這裡也不是我家。」

「我知道啊，妳租的嘛。」

「這裡屬於社會局，是社會局的臨時安置屋，要住在這裡必須要符合資格的人才能申請，而馮小姐，妳的處境並沒有資格可以申請，我必須請妳明早離開，因為有其他需要的人要住進來。」

馮慈一聽，臉色瞬間垮下來。

「妳剛剛說什麼？」

「我說得很清楚了。」劉星辰放下水杯，轉身要走。

「那至少……這些菜吃一些吧？不然要全部都倒掉？現在可是有很多人，連這樣的熱飯菜都吃不到呢。」

劉星辰轉頭一瞥，想到最近市區的狀況，浪費食物確實不好，她總算坐回位子，乖乖吃飯。

一餐吃完，馮慈不再一直要求說想留下，一言不發地收拾剩菜，準備清洗。

「那妳整理完就快走吧。」

「嗯。」

劉星辰站起身，隱隱覺得有些暈眩，她沒有在意，朝向大門的方向走，一步兩步三步，砰。她感到全身發軟無力，但意識卻仍然清楚。她眼睜睜地看著馮慈拿著擦手巾悠悠地走過來，像在看一個商品似的俯瞰著自己。

接著，馮慈打了通電話，說道：「上來吧。」

過了半晌，馮慈開門迎接一名刺青男，兩人並沒有交談，刺青男就自動地將劉星辰拖到客廳。

「我這人不做白工，這兩天在妳這我又是煮飯、又是打掃，就算扣掉房租，妳還是得付

薪水給我，這才符合常理，對吧？妳幹嘛不說話？妳只是身體不能動了，應該還是能說話吧？」

「妳不說話沒關係，我現在就直接打給妳那個男友，跟他說……妳突然暈倒了，這樣他一定會馬上趕過來吧？」

馮慈眼見劉星辰一直行使緘默權，有點失去了耐心，她抓起劉星辰的拇指解鎖手機，正在滑通訊名單時，劉星辰開口了：「我們還真像。」

「……」

「原來，妳和我一樣，只是在模仿人類。」劉星辰直直地看著馮慈，雖然說這句話時，她有點想笑，但因為藥效關係，她想笑也笑不出來——啊、要是小時候的那場葬禮，她也被下了這種藥，就好了。

馮慈突然怒了，她不知道這股憤怒從何而來，她捏著手機一下又一下地踹著劉星辰的肚子，劉星辰硬是吭也不吭一聲。

「姐仔，這女的是個硬骨頭喔。」

劉星辰當然會痛，但令她走神的是——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在巨蛋營業時間到之前去買東西，然後來這裡寄放？